



猪八戒的故事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猪八戒的故事

封面設計：馬少展

*

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香餌胡同73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67号

宝文堂印刷厂印刷·新华書店經售

*

总号(文)0256 开本787×1092 1/32

印数2 3/8 字数43,000

1957年7月第一版 1957年7月第一次印

印数：1—85,000

統一書号：T10023·234

定价：(5)一角七分

出版說明

“西游記”里的豬八戒，是一个有趣味的神話人物。他虽然沾染了不少社会上的坏习惯：好吃懶做、自私自利、貪財愛色，但他具有坦率、勇敢的善良品質。所以每次被同伴指出了錯誤之后，他都能改正，显出他正直的本性。他并不怎么喜欢劳动，但終于还是参加了許多劳动，而且很卖力；他对于到西天求經沒有信心，常常想散伙，但終于还是达到目的、完成任务；他爱发牢騷，說孙行者的坏話，但在和妖精斗争的时候，却始終帮着孙行者。他就是这样一個在旧社会里沾染了一些坏习惯，但始終不失劳动人民本色的形象：所以历来为人民所喜爱。这本小書是从“西游記”上摘下来的，目的在供应一般文化水平群众閱讀，关于豬八戒的故事的主要部分，差不多都全了。

目 次

一	高老庄招亲.....	1
二	猪八戒投师.....	10
三	猪八戒吃斋.....	18
四	四圣试禅心.....	21
五	吞吃人参果.....	34
六	猪八戒探山.....	43
七	猪八戒怀胎.....	50
八	辟开荆棘岭.....	55
九	拱过稀柿同.....	57
十	大闹盘丝洞.....	62
十一	八戒攢私房.....	70
十二	西天成正果.....	73

一 高老庄招亲

話說唐三藏往西天取經，在路上收了徒弟孫悟空，師徒們行了五七日荒路，忽一日天色將晚，遠遠的望見一村人家。三藏道：“悟空，你看那壁廂^①有座山庄相近，我們去告宿一宵，明日再行何如？”行者道：“且等老孫去看看吉凶，再作區處。”那師父挽住絲繯，這行者定睛觀看，真個是竹籬密密，茅屋重重。行者看罷道：“師父請行。定是一村好人，正可借宿。”

那長老催動白馬，早到街衢（くじ）之口。只見一個少年，頭裹棉布，身穿藍衫，持傘背包，腳踏着一雙三耳草鞋，雄赳赳的，出街忙走。行者順手一把扯住道：“那里去？我問你一个信兒：此間是甚么地方？”那个人只管苦掙，口里嚷道：“我庄上沒人，只是我好問信？”行者陪着笑道：“施主莫惱。‘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’你就與我說說地名何害？我也可解得你的煩惱。”那人掙不脫手，氣得亂跳道：“踏^②！踏！家長的屈氣受不了，又撞着這個光头，受他的清氣！”行者道：“你有本事，劈開我的手，你便就去了也罷。”那人左扭右扭，那里扭得動，却似一把鐵鈴掛住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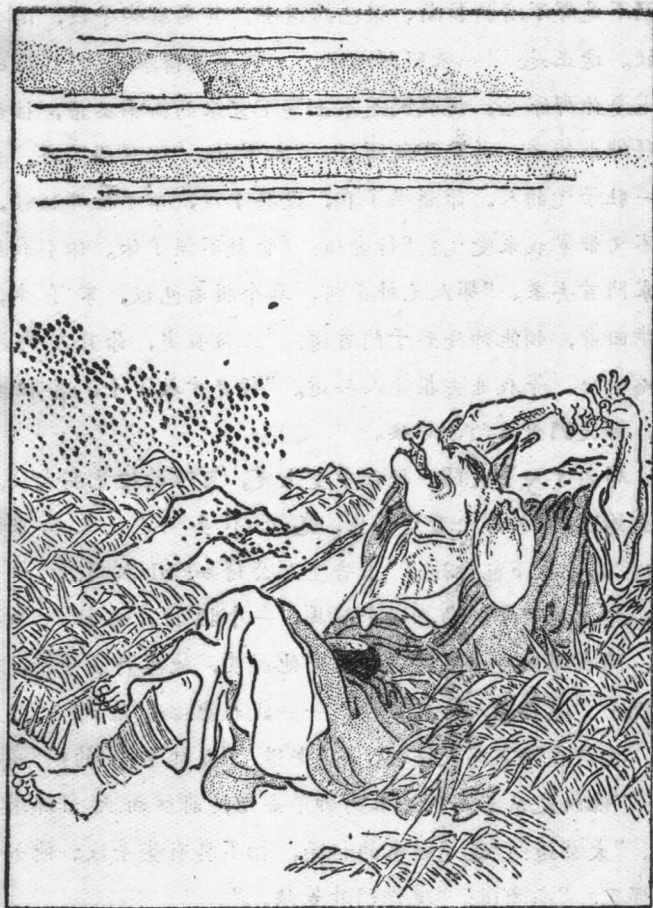
① 那壁廂——那面、那一邊的意思。

② 踏——不走運、倒楣的意思。

般，气得他丢了包袱，撇了伞，两只手，两点似的来抓行者。行者把一只手扶着行李，一只手抵住那人，凭他怎么支吾，只是不能抓着。行者愈加不放，急得他暴跳如雷。三藏道：“悟空，那里不有人来了，你再问那人就是，只管扯住他怎的！放他去罢。”行者笑道：“师父不知。若是问了别人没趣，须是问他，才有买卖。”那人被行者扯住不放，只得说出道：“此处乃是乌斯藏国界之地，唤做高老庄。一庄人家有大半姓高，故此唤做高老庄。你放了我去罢。”行者又道：“你这样行装，不是个走近路的。你实与我说，你要往那里去，端的所干何事，我才放你。”

这人无奈，只得告诉道：“我是高太公的家人，名叫高才。我那太公有个老女儿，年方二十岁，更不曾配人，三年前被一个妖精占了。那妖整做了这三年女婿。我太公不悦，说道：‘女儿招了妖精，不是长法：一则败坏家门，二则没个亲家来往。’一向要退这妖精。那妖精那里肯退，转把女儿关在他后宅，将有半年，再不放出与家内人相见。我太公与了我几两银子，教我寻访法师，拿那妖怪。我这些时不曾住脚，前前后后，请了有三四个人，都是不济的和尚、腰包的道士，降不得那妖精。刚才骂了我一场，说我不会干事，又与了我五钱银子做盘缠，教我再去请好法师降他。不期撞着你这个乾（《古》刺星①）扯住，误了我走路，故此里外受气。我无奈，才与你叫喊。不想你又有些拿法，我挣不过你，所以说这实情。你放我去罢。”行者道：“你的造化，我有营生。

① 乾刺星——魔难星的意思。



猪 八 戒

这才是凑四合六的勾当。你也不須远行，莫要化費了銀子。我們不是那不济的和尚、膿包的道士，其实有些手段，慣会拿妖。这正是：‘一来照顾郎中，二来又医得眼好。’煩你回去上复你那家主，說我們是东土駕下差来的御弟圣僧，往西天拜佛求經者，善能降妖縛怪。”高才道：“你莫誤了我。我是一肚子气的人，你錯哄了我，沒甚手段，拿不住那妖精，却不又帶累我来受气？”行者道：“管教不誤了你。你引我到你家門首去来。”那人无計奈何，真个提着包袱，拿了傘，轉步回身，領他师徒到于門首道：“二位長老，你且在馬台上略坐坐，等我进去报主人知道。”行者才放了手，落担牽馬，师徒們坐立門旁等候。

那高才入了大門，徑往中堂上走，可巧的撞見高太公。太公罵道：“你那个蛮皮畜生，怎么不去寻人，又回来做甚？”高才放下包袱道：“上告主人公得知：小人才行出街口，忽撞見两个和尚，一个騎馬，一个挑担。他扯住我不放，問我那里去。我再三不曾与他說及，他纏得沒奈何，不得脫手，遂將主人公的事情，一一說与他知。他却十分欢喜，要与我們拿那妖怪哩。”高老道：“是那里来的？”高才道：“他說是东土駕下差来的御弟圣僧，前往西天拜佛求經的。”太公道：“既是远来的和尚，怕不真有些手段。他如今在那里？”高才道：“現在門外等候。”

那太公即忙换了衣服，与高才出来迎接，叫声“長老”。三藏听見，急轉身，早已到了面前。那老者戴一頂烏綾巾，穿一領葱白蜀錦衣，踏一双糙米皮的犢子靴，繫一条黑綠縵子，出来笑語相迎，便叫：“二位長老，作揖了。”三藏还了

礼，行者站着不动。那老者见他相貌凶醜，便就不敢与他作揖。行者道：“怎么不唱老孙喏？”那老儿有几分害怕，叫高才道：“你这小厮却不弄杀我也？家里现有一个醜头怪脑的女婿打发不开，怎么又引这个雷公来害我？”行者道：“老高，你空长了许多年纪，还不省事！若专以相貌取人，干净①错了。我老孙醜自醜，却有些本事。替你家擒得妖精，捉得鬼魅，拿住你那女婿，还了你女儿，便是好事，何必谆谆以相貌为言！”太公见说，战兢兢的，只得强打精神，叫声“请进”。这行者见请，才牵了白马，教高才挑着行李，与三藏进去。他也不管好歹，就把马拴在敞厅柱上，扯过一张退光漆交椅，叫师父坐下。他又扯过一张椅子，坐在旁边。那高老道：“这个小长老，倒也家怀②。”行者道：“你若肯留我住得半年，还家怀哩。”

坐定，高老问道：“适间小价说，二位长老是东土来的？”三藏道：“便是。贫僧奉朝命往西天拜佛求经，因过宝庄，特借一宿，明日早行。”高老道：“二位原是借宿的，怎么说会拿怪？”行者道：“因是借宿，顺便拿几个妖怪儿耍耍的。动问府上有多少妖怪？”高老道：“天哪！还吃得有多少哩！只这一个怪女婿，也被他磨脱了！”行者道：“你把那妖怪的始末，有多大手段，从头儿说说我听，我好替你拿他。”高老道：“我们这庄上，自古至今，也不晓得有甚么鬼祟魍(乂尤)魍(乃丨尤)③，邪魔作耗。只是老拙不幸，不曾有

① 干净——这里作完全、绝对解释。

② 家怀——不认生，不吝套的意思。

③ 魍魎——指鬼怪。

子，只生三个女儿：大的唤名香兰，第二的名玉兰，第三的名翠兰。那两个从小儿配与本庄人家，止有小的个，要招个女婿，企望他与我同家过活，做个养老女婿，撑门抵户，做活当差。不期三年前，有一个汉子，模样儿倒也精致，他说是福陵山上人家，姓猪，上无父母，下无兄弟，愿与人家做个女婿。我老拙见是这般一个无根无绊的人，就招了他。一进门时，倒也勤谨：耕田耙地，不用牛具；收割田禾，不用刀杖。昏去明来，其实也好。只是一件，有些会变嘴脸。”行者道：“怎么变呢？”高老道：“初来时，是一条黑胖汉，后来就变做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，脑后又有一溜鬃毛，身体粗糙怕人，头脸就象个猪的模样。食肠却又甚大：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；早间点心，也得百十个烧饼才够。喜得还吃斋素；若再吃葷酒，便是老拙这些家业田产之类，不上半年，就吃个罄净！”三藏道：“只因他做得，所以吃得。”高老道：“吃还是件小事，他如今又会弄风，云来雾去，走石飞砂，唬得我一家并左邻右舍，俱不得安生。又把那翠兰小女关在后宅子里，一发半年也不曾见面，更不知死活如何。因此知他是个妖怪，要请个法师与他退去。”行者道：“这个何难！老儿只管放心，今夜管情与你拿住，教他写个退亲文书，还你女儿如何？”高老大喜道：“我为招了他不打紧，坏了我多少清名，疏了我多少亲眷。但得拿住他，要甚么文书？就烦与我除了根罢。”行者道：“容易！容易！入夜之时，就见好歹。”

老儿十分欢喜，才教展抹桌椅，摆列斋供。斋罢，将晚，老儿问道：“要甚兵器？要多少人随？趁早好备。”行者道：“兵器我自有。”老儿道：“二位只是那根锡杖，锡杖怎

么打得那个妖精？”行者随于耳内取出一个绣花针来，捻在手中，迎风晃了一晃，就是碗来粗细的一根金箍铁棒，对着高老道：“你看这条棍子，比你家兵器如何？可打得这怪否？”高老又道：“既有兵器，可要人跟？”行者道：“我不用人。只是要几个年高有德的老儿，陪我师父清坐闲叙，我好撇他而去。等我把那妖精拿来，对众取供，替你除了根罢。”那老儿即唤家僮，请了几个亲故朋友。一时都到。相见已毕，行者道：“师父，你放心稳坐，老孙去也。”

你看他撮(ㄋㄨ)着铁棒，扯着高老道：“你引我去后宅子里，妖精的住处看看。”高老遂引他到后宅门首。行者道：“你快取钥匙来。”高老道：“你且看看。若是用得钥匙，却不请你了。”行者笑道：“你那老儿，年纪虽大，却不识要。我把这话儿哄你一哄，你就当真。”走上前，摸了一摸，原来是铜汁灌的锁子。狠得他将金箍棒一捣，捣开门扇，里面却黑洞洞的。行者道：“老高，你去叫你女儿一声，看他可在里面。”那老儿硬着胆叫道：“三姐姐！”那女儿认得是他父亲的声音，才少气无力的应了一声道：“爹爹，我在这里哩。”行者閃金睛，向黑影里仔细看时，你道他怎生模样？但见：云鬓乱堆无掠，玉容未洗尘淄。樱唇全无气血，腰肢屈屈偻偻。愁蹙蹙，蛾眉淡；瘦怯怯，语声低。

他走来看见高老，一把扯住，抱头大哭。行者道：“且莫哭！且莫哭！我问你，妖怪往那里去了？”女子道：“不知往那里去。这些时，天明就去，入夜方来。云云雾雾，往回不知何所。因是晓得父亲要祛退他，他也常常防备，故此昏来朝去。”行者道：“不消说了。老儿，你带令爱往前边宅

里，慢慢的叙闊，讓老孫在此等他。他若不來，你却莫怪；他若來了，定与你剪草除根。”那高老歡歡喜喜的，把女兒帶將前去。

行者却弄神通，搖身一變，變得就如那女子一般，獨自個坐在房里等那妖精。不多時，一陣風來，真個是走石飛砂。那陣狂風過處，只見半空里來了一個妖精，果然生得醜陋：黑臉短毛，長喙大耳；穿一領青不青、藍不藍的梭布直裰（勿×己）^①，繫一條花布手巾。行者暗笑道：“原來是這個买卖！”好行者，却不迎他，也不問他，且睡在床上推病，口里哼哼唧唧^②的不絕。那怪不識真假，走進房，一把摟住，就要親嘴。行者暗笑道：“真個要來弄老孫哩！”即使個拿法，托着那怪的長嘴，叫做個小跌。漫頭一料，扑的攆下床來。那怪爬起來，扶着床边道：“姐姐，你怎么今日有些怪我？想是我來得遲了？”行者道：“不怪！不怪！”那妖道：“既不怪我，怎么就丟我這一跌？”行者道：“你怎么就這等樣小家子，就摟我親嘴？我因今日有些不自在，若每常好時，便起來開門等你了。你可脫了衣服睡是。”那怪不解其意，真個就去脫衣。行者跳起來，坐在淨桶上。那怪依旧復來床上摸一把，摸不着人，叫道：“姐姐，你往那里去了？請脫衣服睡罷。”行者道：“你先睡，等我出個恭來。”那怪果先解衣上床。行者忽然嘆口氣，道聲：“造化低了！”那怪道：“你惱怎的？造化怎么得低的？我得到了你家，虽是吃了些茶飯，却也不曾白吃

① 直裰——一種敞領大袖，四圍鑲邊的袍子。

② 哼哼唧唧——呻吟聲。

你的。我也曾替你家扫地通溝，搬磚運瓦，筑土打牆，耕田
耙地，種麥插秧，創家立業。如今你身上穿的錦，戴的金，
四時有花果享用，八節有蔬菜烹煎。你還有那些兒不稱心
處，這般短嘆長吁，說什麼造化低了？”行者道：“不是這等
說。今日我的父母，隔着牆丟磚料瓦的，甚是打我罵我哩。”
那怪道：“他打罵你怎的？”行者道：“他說我和你做了夫妻，
你是他門下一個女婿，全沒些兒禮體。這樣個醜嘴臉的人，
又會不得姨夫，又見不得親戚；又不知你云來霧去，端的是
那里人家，姓甚名誰；敗壞他清德，玷辱他門風，故此這般
打罵。所以煩惱！”那怪道：“我雖是有些兒醜陋，若要俊，
却也不難。我一來時，曾與他講過，他願意方才招我。今日
怎么又說起這話？我家住在福陵山云棧洞。我以相貌為姓，
故姓豬，官名叫做豬剛鬚。他若再來問你，你就以此話與他
說便了。”

行者暗喜道：“那怪却也老實，不用動刑，就供得這等
明白。既有了地方、姓名，不管怎的也拿住他。”行者道：
“他要請法師來拿你哩。”那怪笑道：“睡着！睡着！莫睬他！
我有天罡數的變化，九齒的釘耙，怕甚么法師、和尚、道士？
就是你老子有虔心，請下九天蕩魔祖師下界，我也曾與他做
過相識，他也不敢怎的我。”行者道：“他說請一個五百年前
大鬧天宮姓孫的齊天大聖，要來拿你哩。”那怪聞這個名頭，
就有三分害怕，道：“既是這等說，我去了罷，兩口子做不
成了。”行者道：“你怎的就去？”那怪道：“你不知道：那鬧
天宮的弼馬溫，有些本事，只恐我再他不過，低了名頭，不
象模樣。”說罷，套上衣服，開了門，往外就走；被行者一把

扯住，将自己脸上抹了一抹，现出原身。喝道：“好妖怪，哪里走！你抬头看看我是那个？”那怪转过眼来，看见行者呲牙咧嘴，火眼金睛，磕头毛脸，就是个活雷公相似。慌得他手麻脚软，划刺的一声，挣破了衣服，化狂风脱身而去。行者急上前，掣铁棒，望风打了一下。那怪化万道火光，竟转本山而去。行者驾云，随后赶来，叫声：“那里走！你若上天，我就赶到斗牛宫；你若入地，我就追至枉死狱！”

二 猪八戒投师

却说那怪的火光前走，这大圣的彩霞随后。正行处，忽见一座高山，那怪把红光结聚，现了本相，撞入洞内，取出一柄九齿钉耙来战。行者喝一声道：“泼怪！你是那里来的邪魔？怎么知道我老孙的名号？你有甚么本事，实实供来，饶你性命！”那怪道：“是你也不知我的手段！上前来站稳着，我说与你听。”

行者闻言道：“你这厮原来是天蓬水神下界。怪道知我老孙名号。”那怪道声：“喂！你这班上的弼马温！当年撞那祸时，不知带累我多少，今日又来此欺人！不要无礼！吃我一耙！”行者怎肯容情，举起棒，当头就打。他两个在那半山之中，黑夜里赌斗。自二更时分，直战到东方发白。那怪不能迎敌，败阵而逃。依然又化狂风，径回洞里，把门紧闭，再不出头。行者在这洞门外看有一座石碣，上书“云栈洞”三字。见那怪不出，天又大明，心却思量：“恐师父等

候，且回去見他一見，再來捉此怪不遲。”隨踏雲點一點，早到高老莊。

卻說三藏與那諸老談今論古，一夜無眠。正想行者不來，只見天井里，忽然站下行者。行者收藏鐵棒，整衣上厅。叫道：“師父，我來了。”慌得那諸老一齊下拜，謝道：“多勞！多勞！”三藏問道：“悟空，你去這一夜，拿得妖精在那裏？”行者道：“師父，那妖不是凡間的邪祟，也不是山間的怪獸。他本是天蓬元帥臨凡，只因錯投了胎，嘴臉象一個野豬模樣，其實性靈尚存。他說以相為姓，喚名豬剛鬚。是老孫從後宅里掣棒就打，他化一陣狂風走了。被老孫着風一棒，他就化道火光，徑轉他那本山洞里，取出一柄九齒釘耙，與老孫戰了一夜。適才天色將明，他怯戰而走，把洞門緊閉不出。老孫還要打開那門，與他見個好歹，恐師父在此疑慮盼望，故先來回個信息。”

說罷，那高老上前跪下道：“長老，沒及奈何，你虽趕得去了，他等你去後復來，却怎區處？索性累你與我拿住，除了根，才無後患。我老夫不敢怠慢，自有重謝：將這家財田地，凭眾親友寫立文書，與長老平分。只是要剪草除根，莫教壞了我高門清德。”行者笑道：“你这老兒不知分限。那怪也曾對我說，他虽是食腸大，吃了你家些茶飯，也与你干了许多好事。这几年掙了许多家貲，皆是他之力量。他不曾白吃了你東西，問你祛他怎的。據他說，他是一個天神下界，替你把家做活，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兒。想這等一個女婿，也門當戶對，不怎么壞了家聲，辱了行止。當真的留他也罷。”高老道：“長老，虽是不傷風化，但名聲不甚好听。动不动着

人就说：‘高家招了一个妖怪女婿！’这句话儿教人怎当！”三藏道：“悟空，你既是与他做了一场，一发与他做个结局，才见始终。”行者道：“我才试他一试要子。此去一定拿来与你们看。且莫忧愁。”叫：“老高，你还好生管待我师父，我去也。”说声去，就无形无影的，跳到他那山上，来到洞口，一领铁棍，把两扇门打得粉碎。口里骂道：“那饕(刁尤)① 糠的夯(厂尤)货②，快出来与老孙打么！”那怪正喘嘘嘘的，睡在洞内。听见打得门响，又听见骂饕糠的夯货，他却恼怒难禁，只得拖着耙，抖擞精神，跑将出来，厉声骂道：“你这个弼马温，着实惫懒！与你有甚相干，你把我大门打破？你且去看看律条，打进大门而入，该个杂犯死罪哩！”行者笑道：“这个呆子！我就打了大门，还有个辨处。象你强占人家女子，又没个三媒六证，又无些茶红酒礼，该问个真犯新罪哩！”那怪道：“且休闲讲，看老猪这耙！”行者使棍支住道：“你这耙可是与高老家做长工筑地种菜的？有何好处怕你。”那怪道：“你错认了！这耙岂是凡间之物？”

行者闻言，收了铁棒道：“呆子不要说嘴！老孙把这头伸在那里，你且筑一下儿，看可能魂消气泄？”那怪真个举起耙，着气力筑将来，扑的一下，鑽起耙的火光焰焰，更不曾筑动一些儿头皮。说得他手麻脚软，道声：“好头！好头！”行者道：“你是也不知，老孙因为闹天宫，偷了仙丹，盗了蟠桃，窃了御酒，被小圣二郎擒住，押在斗牛宫前，众

① 饕——死塞，拚命的吃。

② 夯货——蠢东西。



猪八戒投师